

思兒

夢千沙



好多個星期不知道三兒的音訊下落，心中不免牽掛。

三兒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居無定所，雖然住在同一個城市，但每次他遷居，並不

即告知我，害我打去的電話沒人接、寄去的信件被退回，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依照佛家的道理，怨親平等，不應該對待自己的親人

等，始終未能放下，未能自在。

因緣和合的關係，緣盡就像

平常人一樣，並不會永久相依。我明白這個道理，但却

始終未能放下，只能用一

句話安慰自己：「沒有消息

，就是好消息。」

幸虧我能這樣想，所以才

能勉強生活如常。

我這三兒從小身體弱

多病。他出世以後六個月

，一直病到十多二十歲，沒

有一個月是完全健康的，因

此，我對他的照顧，總不遺

餘力。

自從來到海外以後，他就

受到當地青年要自立的思想

影響，總在想脫離我，對於

生活，他又不愜意，又要尋

找完全不同的生活。

這次，他和朋友準備一起

去荒野隱居，誓言在那邊與

大自然合一，永遠不再下山

了。他賣掉了車子，買下了

一些應用物品，就要動身。

當我知道他們所要去的地

市，半工半讀，但那樣的

生活，又不能和三兒見面了。

即使身上仍舊發現常帶有

止痛藥，到底都沒有像往時

那樣，要臥床呻吟。這是我

惟一引為慰的。至於他的學

業前途，我既不能引導，也

只有聽其自然了。

他在遠處沒有尋找到什麼

，不久便回到了原省，住在

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他

只能勉強生活如常。

我這三兒從小身體弱

多病。他出世以後六個月

，一直病到十多二十歲，沒

有一個月是完全健康的，因

此，我對他的照顧，總不遺

餘力。

自從來到海外以後，他就

受到當地青年要自立的思想

影響，總在想脫離我，對於

生活，他又不愜意，又要尋

找完全不同的生活。

這次，他和朋友準備一起

去荒野隱居，誓言在那邊與

大自然合一，永遠不再下山

了。他賣掉了車子，買下了

一些應用物品，就要動身。

當我知道他們所要去的地

市，半工半讀，但那樣的

生活，又不能和三兒見面了。

即使身上仍舊發現常帶有

止痛藥，到底都沒有像往時

那樣，要臥床呻吟。這是我

惟一引為慰的。至於他的學

業前途，我既不能引導，也

只有聽其自然了。

他在遠處沒有尋找到什麼

，不久便回到了原省，住在

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他

只能勉強生活如常。

我這三兒從小身體弱

多病。他出世以後六個月

，一直病到十多二十歲，沒

有一個月是完全健康的，因

此，我對他的照顧，總不遺

餘力。

自從來到海外以後，他就

受到當地青年要自立的思想

影響，總在想脫離我，對於

生活，他又不愜意，又要尋

找完全不同的生活。

這次，他和朋友準備一起

去荒野隱居，誓言在那邊與

大自然合一，永遠不再下山

了。他賣掉了車子，買下了

一些應用物品，就要動身。

當我知道他們所要去的地

市，半工半讀，但那樣的

生活，又不能和三兒見面了。

即使身上仍舊發現常帶有

止痛藥，到底都沒有像往時

那樣，要臥床呻吟。這是我

惟一引為慰的。至於他的學

業前途，我既不能引導，也

只有聽其自然了。

他在遠處沒有尋找到什麼

，不久便回到了原省，住在

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他

只能勉強生活如常。

我這三兒從小身體弱

多病。他出世以後六個月

，一直病到十多二十歲，沒

有一個月是完全健康的，因

此，我對他的照顧，總不遺

餘力。

自從來到海外以後，他就

受到當地青年要自立的思想

影響，總在想脫離我，對於

生活，他又不愜意，又要尋

找完全不同的生活。

這次，他和朋友準備一起

去荒野隱居，誓言在那邊與

大自然合一，永遠不再下山

了。他賣掉了車子，買下了

一些應用物品，就要動身。

當我知道他們所要去的地

市，半工半讀，但那樣的

生活，又不能和三兒見面了。

即使身上仍舊發現常帶有

止痛藥，到底都沒有像往時

那樣，要臥床呻吟。這是我

惟一引為慰的。至於他的學

業前途，我既不能引導，也

只有聽其自然了。

他在遠處沒有尋找到什麼

，不久便回到了原省，住在

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他

只能勉強生活如常。

我這三兒從小身體弱

多病。他出世以後六個月

，一直病到十多二十歲，沒

有一個月是完全健康的，因

此，我對他的照顧，總不遺

餘力。

自從來到海外以後，他就

受到當地青年要自立的思想

影響，總在想脫離我，對於

生活，他又不愜意，又要尋

找完全不同的生活。

這次，他和朋友準備一起

去荒野隱居，誓言在那邊與

大自然合一，永遠不再下山

了。他賣掉了車子，買下了

一些應用物品，就要動身。

當我知道他們所要去的地

市，半工半讀，但那樣的

生活，又不能和三兒見面了。

即使身上仍舊發現常帶有

止痛藥，到底都沒有像往時

那樣，要臥床呻吟。這是我

惟一引為慰的。至於他的學

業前途，我既不能引導，也

只有聽其自然了。

他在遠處沒有尋找到什麼

，不久便回到了原省，住在

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他

只能勉強生活如常。

我這三兒從小身體弱

多病。他出世以後六個月

，一直病到十多二十歲，沒

有一個月是完全健康的，因

此，我對他的照顧，總不遺

餘力。

自從來到海外以後，他就

受到當地青年要自立的思想

影響，總在想脫離我，對於

生活，他又不愜意，又要尋

找完全不同的生活。

這次，他和朋友準備一起

去荒野隱居，誓言在那邊與

大自然合一，永遠不再下山

了。他賣掉了車子，買下了

一些應用物品，就要動身。

當我知道他們所要去的地

市，半工半讀，但那樣的

生活，又不能和三兒見面了。

即使身上仍舊發現常帶有

止痛藥，到底都沒有像往時

那樣，要臥床呻吟。這是我

惟一引為慰的。至於他的學

業前途，我既不能引導，也

只有聽其自然了。

他在遠處沒有尋找到什麼

，不久便回到了原省，住在

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他

只能勉強生活如常。

我這三兒從小身體弱

多病。他出世以後六個月

，一直病到十多二十歲，沒

有一個月是完全健康的，因

此，我對他的照顧，總不遺

餘力。

自從來到海外以後，他就

受到當地青年要自立的思想

影響，總在想脫離我，對於

生活，他又不愜意，又要尋

找完全不同的生活。

這次，他和朋友準備一起

去荒野隱居，誓言在那邊與